

千万军迷热捧 刘猛最新超经典力作

一部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军旅小说

ZIDANSHANGTANG

子弹上膛

刘猛
作品

千万军迷热捧
刘猛最新超经典力作

子弹 上膛

刘猛作品

就是特别傻的兵！
他们傻到眼里只剩下敌人和战友
他们傻到只记得自己是“狼牙”
中国陆军特种部队鲜为人

大众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子弹上膛 / 刘猛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10. 6

ISBN 978-7-80240-585-1

I. ①子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079046 号

书 名: 子弹上膛

作 者: 刘 猛

责任编辑: 郝永伟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010 - 65060478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: 30. 5

字 数: 5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 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谨将此书献给中国陆军——中国陆军特种兵的忠诚和伟岸！

特种兵，就是特别傻的兵！

他们傻到眼里只剩下敌人和战友，

他们傻到只记得自己是“狼牙”！

第一章

1

热带丛林。中国西南边境 T45 地区。

一架迷彩色的直升机在丛林上空掠过，迷彩的机身和丛林几乎浑然一体。

机舱里，陆军下士小庄等特战队员满脸迷彩，手持武器待命。他们穿着特别花色和款式的迷彩服，搭配各种战术背心；手里的武器搭配很自由，有 81-1 自动步枪和 88 狙击步枪，也有战术改装过的 56 冲锋枪等。臂章赫然是一只狼头，闪电利剑标志，用汉字写着“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——026”。

他们——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的对外番号——026 后勤仓库的秘密影子部队——孤狼特别突击队 B 组，号称精锐中的精锐、狼牙的牙尖子。他们奉命执行代号为“丛林黑手”的抓捕任务。任务很简单：抓捕一名秘密入境的国际毒枭，如果抓捕失败，就地击毙。

小庄舔舔自己干涸的嘴唇，握紧手里的冲锋枪，环顾四周。爆破手、志愿兵老炮坐在他的身边闭目养神，手里抱着一把 56-1 冲锋枪。

对面，第二突击手、上士强子正对着伪装油梳妆盒用匕首刮下巴的几根胡子，很仔细。

卫生兵、上士史大凡含着手指，看日本漫画《七龙珠》，看得嘿嘿直笑。

狙击手、上士邓振华披着狙击手的“吉利”伪装服，跟一棵灌木一样，手持同样伪装的巴雷特大口径狙击步枪，正闭着眼睛跟着随身听里的劲歌扭动。

B 组组长耿继辉上士目光冷峻，在看地图。随着蜂鸣器的警报声，机舱内的红灯开始亮了起来。大家一起抬眼。耿继辉一边收起地图一边说：“我们到地方了！摘下军衔和臂章，跟自己的遗书放在一起！”

特战队员们无声地摘下军衔和臂章，装入塑料袋，封好。

“我们的身上不能有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我再说一次，这里的边境线犬牙交错，一旦开火，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绝不能越境，绝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！”

队员们检查自己的装具和口袋，陆续报告：“好！”“好！”“好！”

耿继辉扫视着队员。队员们的迷彩脸上很平静。他突然厉声问：“你们是什么？”

“狼牙——”队员们抬起头，坚定地注视着他。

“你们的名字谁给的？”

“敌人——”

“敌人为什么叫你们狼牙？”

“因为我们准！因为我们狠！因为我们不怕死！因为我们敢去死——”

耿继辉举起右手的武器：“孤狼 B 组——”

队员们一起举起手里的武器：“同生共死——”

所有人都是一脸刚毅。

耳麦里传来飞行员天狼 1 号的声音：“孤狼 B 组注意，准备机降。一分钟后我将离开这里，祝你们好运！”

耿继辉伸出大拇指。队员们伸出大拇指。舱门打开，老炮把大绳抛下去。

直升机悬停。队员们顺着大绳陆续滑降。耿继辉最后一个滑落，他松开腰间的铁扣后，直升机飞走了。耿继辉挥挥手，小庄带队进入密林深处。后面的特战队员们都是警惕性十足，快速而默默地前进。

2

林间山路，两辆陆地巡洋舰在急驰。车里坐满了冲锋枪手。

山头狙击阵地上，邓振华抱着巴雷特大口径狙击步枪在报告：“大尾巴狼报告，目标接近中。两辆陆地巡洋舰坐满枪手。他们距离埋伏地点还有 500 米。完毕。”

他说着拉开了枪栓。咔嚓，大口径子弹上膛。

路边灌木丛中，耿继辉对着耳麦低声说：“森林狼收到，准备动手。完毕。”

队员们做好了准备。小庄握紧冲锋枪，老炮拿起引爆器，强子虎视眈眈。

陆地巡洋舰接近了。老炮按下引爆器。

“轰！”第一辆车飞上天空，化成烈焰。枪手们飞在空中惨叫着，小庄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举起冲锋枪射击。

同一时间，狙击阵地上的邓振华扣动扳机。“砰！”巨大的枪声，第二辆车的司机胸部几乎被打烂了，车歪在路边。枪手们纷纷往车下跳。

队员们包围上去，对着目标精确地射击，枪手们纷纷中弹，瞬间尸体横陈。

强子冲上去，一把拉开车门；小庄举起冲锋枪：“不许动！中国陆军！”

毒枭惶恐地举起手：“我投降，我投降……”

小庄一把把他拉下来，按在地上；史大凡搜身，其余的队员在警戒。

耿继辉环顾四周，对着耳麦呼叫：“天狼 1 号，我们得手了，立刻到指定地点会合。完毕。”

队员们把司机尸体拖下来，上了陆地巡洋舰，快速离开。地上留着尸体，那辆车还在燃烧。

行动如同教科书一样完美，孤狼 B 组，抓获毒枭，无一伤亡。

山头狙击阵地上，邓振华起身，把手雷拔掉保险，放在巴雷特大口径狙击步枪的

枪托下面，并用杂草掩埋好，然后提着 56—1 冲锋枪开始飞奔：“该死的——狙击手，难道每次都要跑路的吗？”

谷地。直升机盘旋着螺旋桨在等待，队员们架着毒枭快步跑来。小庄跑在最前面，他持枪警戒四周。队员们陆续上去，小庄回头看看：“还有伞兵——”

“起飞！给狙击手丢下绳子，我们不能再耽搁了。”耿继辉面无表情地说。

小庄果断地上去。直升机开始准备起飞，起落架已经离开了地面。邓振华跑过来：“该死的！等等我——”

史大凡嘿嘿笑着，丢下大绳，上面都是打的结：“鸵鸟！爬绳！”

邓振华抓住大绳，仍不忘悲悲切切地嚷：“天啊！难道这就是伞兵的命吗？”他拿起 D 形环扣在绳索上，被带离地面。队员们哈哈大笑。

直升机起飞了，拖着一条大绳，大绳上带着邓振华。他还在痛心疾首地高喊：“难道你们打算让我这样返回狼穴吗？该死的——”队员们兴高采烈地拉着邓振华爬上来。小庄负责看押人犯。他盯着毒枭，又拿出照片来看看，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“怎么了？”耿继辉问。

小庄皱着眉：“不对劲！他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？”耿继辉看向毒枭。小庄伸出手，一把撕开了毒枭的面具，下面是一张不一样的脸，泪流满面。

小庄一惊：“假的，我们中计了——”

队员们来不及思考，山头上，一个贩毒武装的枪手已经举起防空导弹，嗖地发射出去，导弹带着尾烟，扑向直升机。

“轰！”

直升机凌空爆炸，碎片纷纷落下。

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，孤狼特别突击队行动 B 组，全体阵亡……

3

“啊——”一声哀嚎，小庄从梦中醒来。他披散着长发，坐在床上喘息，飞机的碎片似乎还在眼前飞落。

女孩在旁边睁开眼：“干吗啊？大早上一惊一乍的？我还没睡醒呢！”

小庄捂住脸，泪水从指缝流了出来。

女孩伸手拽他：“怎么了？再睡会儿？”

小庄甩开女孩：“你谁啊？在我家干吗？”

“昨天酒吧……”

“滚蛋！”小庄吼道。

女孩坐起来，愣了。

“滚蛋！”

“啪！”一个嘴巴抽过来，女孩起身穿衣服走人。

小庄坐在原处，等她走后，开始落泪。

许久，他终于平静下来，起身拉开窗帘，阳光照射进来——这是一间租来的破旧

仓库，被改装成了家。一层是放车和杂物的地方，二层是卧室和工作室。虽然破旧凌乱，但收拾得很有艺术气息。

小庄开始洗漱，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扎上马尾巴。电话响了，他拿起电话：“喂？”

邵胖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：“喂！起来了？昨天那妞儿聊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”小庄淡淡地说。

“别着急，慢慢来啊，你送她回学校了？”

“没，昨天晚上在我家呢，刚打发走了。”

“操！又被你丫给办了？真不知廉耻啊？”

“知道啊，你就是廉耻。”

邵胖子笑：“你大爷的！你们全家都是廉耻！赶紧的，这边等你呢，别迟到了啊！”

小庄一边说一边打开仓库大门：“知道了，马上到。挂了啊！”

他挂了电话，上了花花绿绿的切诺基。

4

橘子胡同小学门口，电影拍摄现场一片忙乱。小庄是副导演兼场记，他扎着马尾巴，一副艺术青年的打扮，正拿着喇叭狐假虎威：“注意了啊！现场安静了啊！各个部门注意啊，实拍了——”

录音小妹戴着耳机全神贯注：“录音好！”

“摄影好！”

“灯光好！”

.....

小庄转向坐在椅子上看监视器的胡导满脸堆笑：“胡导！您看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邵胖子在旁边急忙给胡导点烟：“胡导？我同学还上路吧？”

胡导很是深沉地点头：“嗯……开始吧。”

小庄把喇叭往背后一背，拿出腰里别着的场记板，快步跑到小学门口举起来：“电影《冰是睡着的水》第五场第三镜，预备——啪！”他合上场记板。

摄影机开始咔嚓啦啦地转。一群毛孩子从小学里放学走出来。一个小黑脸举起书包砸在前面的小胖墩后脑上。小胖墩回头高喊：“你丫敢打我？弟兄们，上——”

旁边的孩子们跟这个小黑脸打起来。

胡导看着监视器：“好！过！开饭！”

大家开始收摊子。孩子们打急了，还扭在一起。小庄急忙跑过去：“各位小爷！各位小爷！别打了，下面还有戏呢！好了，好了！”他拉开群情激动的孩子们，拽着他们走，“吃饭了，吃饭了！今天是茄子肉丁，绝顶好吃！”

录音小妹正在领饭，看见小庄哄孩子，扑哧乐了。小庄冲着她笑笑：“没办法，这年头革命工作不好做啊！又当爹又当妈的，该给孩子们找个妈了！”

录音小妹乐了：“去！少跟我贫，谁给他们当妈啊！”

小庄嘿嘿笑着把孩子们交给邵胖子：“那什么！你替我伺候会儿小祖宗们。”

“哎哎，你干吗去？你把这饭给胡导送去，导演组的人了，有点儿眼力见儿！”邵

胖子拿着盒饭瞪他。

小庄苦笑：“说几句好话还行，伺候人的事儿我做不来。”

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斯皮尔伯格·庄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刚毕业——别着急，慢慢来！我在江苏人艺当了八年演员，就拉了四年大幕……”

小庄的眼睛在飘。录音小妹看着他看自己，不屑地切了一下。

邵胖子说着说着觉得无趣：“哎！我说你，到哪儿都忘不了泡妞啊？那小妹可眼光高得很，大二就开始跟组了，一直守身如玉！多少只狼惦记着都没吃着，你一来就想泡她啊？别着急，慢慢来啊……哎哎！你真去啊？”

小庄已经径直走过去了。邵胖子又想喊他，小黑脸跟小胖墩又干了起来，他只好急忙去劝架。

小庄凑近录音小妹，拿出一盒都宝烟，抽出一根递过去。录音小妹看一眼：“哟！都宝啊？你还好意思拿？”

小庄笑笑，低声说：“里面是红塔山，这不怕他们分嘛！”

录音小妹抽出来看看，烟嘴的确是红塔山标志。她笑着将烟叼在嘴上。小庄给她点烟，低声说：“后面胡同，我等你。”

录音小妹别有意味地看着他，吐出一个烟圈：“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们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都这么没情调？”

小庄看看她，自己走了。录音小妹笑着又吐出一个烟圈。

烟圈在飞，被她一口气给吹散了。

5

胡同里面杂七杂八到处都是东西。小庄追着录音小妹，录音小妹格格笑着：“不闹了，不闹了，气都岔了！”

小庄追上录音小妹，一把拉过她：“过来吧，你！”

录音小妹挣扎着，仍被小庄抱住了强吻。她喘不过气来，推开小庄：“我告诉你小庄，你刷牙了没？怎么昨天晚上吃的韭菜饺子还在啊？”

小庄嘿嘿笑着：“刷牙不刷牙你也过来吧，你！”

录音小妹躲着：“先刷牙去，先刷牙去，要不我这里有口香糖，你先嚼两下，啊——”小庄把录音小妹按在墙上狂吻。

缥缈的口号声突然传来：“一——二——”

小庄如同雷击一样，一下子抬起头，满眼惊讶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录音小妹的嘴唇湿漉漉的。

小庄一把松开录音小妹，转身就跑。缥缈的口号声渐渐变得清晰和雄壮起来。小庄跑到胡同口，站住，呼吸急促。对面的工地上，穿着破旧迷彩服的老炮在孤独地搬一根原木：“一——二——”

小庄静静地看着，鼻翼急促翕动，他突然撕心裂肺地高喊：“班长——”

老炮扛着原木的身影愣了愣，他松开原木，原木轰然倒地。老炮回头，艺术青年装扮的小庄急促呼吸着，惊愕的眼慢慢溢出泪水：“班长……”

老炮还是那么惊愕地看着他。

“班长——”小庄冲过去抱住老炮。老炮慢慢抱住了小庄：“兔崽子，你的头发怎么跟女人一样长了？”

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班长……”

老炮抱紧了小庄，闭上眼睛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录音小妹慢慢走出胡同口，诧异地看着这两个男人。

6

街边的小饭店。一桌子的菜，服务员还在忙着上菜。穿着破旧迷彩服的老炮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：“够了，够了……”

“班长，今天你得听我的！”

小庄红着眼睛，打开酒瓶咕嘟咕嘟倒酒。录音小妹坐在旁边小心地拉他：“小庄，时间差不多了……马上要开工了……”

小庄一把甩开她：“没你事儿！滚！”

录音小妹很尴尬，掉头跑了。

老炮不安地说：“小庄！你……你不该这样对你对象。”

小庄拿起一个口杯，沉了一下：“她不是我对象。这一杯，为了我们在一起的岁月！”他仰起脖子，一口气把酒给干了。

老炮关切地看着他，略有伤感：“你变了……”

小庄愣了一下，放下口杯：“不是我，是生活——生活变了。”

老炮看着小庄，拿起酒杯：“为了我们在一起的岁月！”他一饮而尽。

小庄看着老炮，突然露出奇怪的笑容。他拿起酒瓶再次倒酒。手机在响，他却浑然不觉。

“你的电话。”

口杯溢出酒来。小庄拿出电话关机：“今天，谁他妈的也别想打扰我！班长，老炮……我没想到还能见到你，更没想到你现在……我以为……你不会离开特种部队，你肯定会干到六级士官的。”

“家里出了点儿事，我去年年底复员的。这么多年，你也不知道回去看看我们。兄弟们都很想你。”

“你知道我不敢回去……我不敢想起你们，不敢想起来过去的那些事儿。我强迫自己不去想……”小庄声音带着哭腔。

老炮带着忧伤看着他。

“可是我忘不了，我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爬过的每一道悬崖，走过的每一个村庄，甚至是踢过的每一步正步，打过的每一颗子弹……我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患难与共的日子，也忘不了她……”

老炮断然打断他：“你别说了！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！”

小庄再次拿起酒杯，老炮一把抓住他的手：“别喝了——”

小庄慢慢推开他的手：“这一杯，为了她……”

老炮看着小庄，慢慢拿起酒杯。小庄一饮而尽。老炮也一饮而尽。

“咣！”小饭店的门被一把推开，邵胖子急赤白脸地进来：“孙子！你丫疯了——”

小庄看着邵胖子，带着眼泪笑：“来，喝一杯！”

邵胖子劈手夺过酒杯：“喝他妈的什么喝啊？胡导都怒了！要开工了，场记不在！你成心的是不是？”

老炮急忙站起来：“小庄，你赶紧去工作吧，我……”

小庄一把按下他：“你不许走！”

邵胖子看了民工装束的老炮一眼，皱眉拉小庄：“你丫赶紧跟我回去！别在这儿灌猫尿，为了让你能跟组，我费了多大劲？少他妈的在这里撒酒疯！赶紧的！你成心让我坐蜡是不是？”

老炮小心地说：“小庄，你还是先回去工作，咱们来日方长！”

小庄看看邵胖子，又看看老炮：“你等我！”他转身跟邵胖子离去。老炮忧郁地看着小庄的背影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胡同片场。大家都在各自忙碌。邵胖子拉着小庄过来。戴着耳机的录音小妹抬起头，关心地看着。

胡导在监视器前跟摄影说着什么。邵胖子快跑几步过去，满脸堆笑：“胡导，小庄回来了。”

胡导看了小庄一眼，没说话。

邵胖子拉过小庄：“他拉肚子了……快跟胡导道歉！”

小庄为难地说：“胡导，我……”

胡导看都没看他，指着那边径自过去了：“那是谁啊？糊弄日本人呢？”

小庄很尴尬，邵胖子数落他：“你说你胡闹什么啊？那民工谁啊？”

“什么民工？那是我战友！”

邵胖子把场记板塞给他：“行行，你战友是我大爷！成了吧？赶紧去跟胡导说几句好话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！”

小庄咬咬牙，走到胡导身后：“胡导，对不起……”

胡导还是不看她。

邵胖子急忙过来：“胡导，我同学不懂事儿……”

胡导看看小庄：“你不挺牛的吗？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大导演，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”

邵胖子满脸堆笑：“他不是刚走进社会吗？这要学的还多呢！”

胡导刚想说什么，突然愣住了。小庄啪地把场记板随便一甩，转身就走。

录音小妹傻眼了。大家都傻眼了。小庄径直穿过目瞪口呆的剧组人员，走向自己那辆花花绿绿的切诺基。邵胖子急忙追过去拉住他：“你干吗啊？”

“松手！”

“你又犯什么神经病呢？”

小庄一把甩开他：“我不干了！”他上车，一轰油门走了。

邵胖子着急地说：“我说你疯了？哎哎——”

切诺基花花绿绿的后屁股冒着烟，贴着国旗和“熊出没注意”的贴图渐渐远去。

小庄开着车。街景哗哗闪过。

车到小饭店门口，小庄刹车，下车。他推门进去，愣住了——老炮不见了，老板娘在收拾桌子。

“人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老板娘头也不抬。

“走了？”小庄转身开门左右看看，回头，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你刚走，他就走了！”

小庄着急了：“我还没结账呢，你怎么就让他走了？”

老板娘抬起头：“他结了啊？我干吗不让人走？”

“他说什么没啊？”

“什么都没说，就说结账……哦，对了！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”老板娘转身去柜台拿出一样东西，递给小庄。

——一个已经变得残旧的狼牙特种部队臂章。

小庄颤抖着手接过来，臂章下面还有一张纸条。他匆匆打开纸条：小庄，很惭愧让你看见这个样子的我。你还记得老班长，这就足够了。我走了，不要找我。我们虽然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但是现在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曾经的班长——老炮。

小庄合上纸条，问老板娘：“他往哪边走的？”

“我哪儿知道啊？”

小庄拿着东西夺门而出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没有老炮。小庄匆匆打开车门上车。他拿出手机，一边开车一边在电话簿里面翻电话。

7

生意清淡的街边驴肉馆，隔着临街的大橱窗可以看见街道上的人来人往。强子穿着便装进来：“来碗面！”服务员正在看电视里面的《还珠格格》，聚精会神的。

强子提高声音：“有人没啊？给我来碗面！”服务员眼睛还没离开，哦了一声对后面喊：“一碗驴肉面！”

强子找了临窗的桌子坐下，一看桌子，桌上很脏，没擦，碗筷还在：“哎，你来给擦一下啊！”

服务员舍不得离开电视，但还是离开了。强子不满地看着她过来擦桌子：“都你们这样还做不做生意啊？”

服务员对他爱答不理的：“你又不是老板，你管呢？”

“那叫你们老板出来，我跟他说叨说叨！”

“你谁啊？”服务员不满地问。

“我防疫站的！群众反映你们好几次了，我今天来看看，还真的脏乱差啊！叫你们老板出来！”

服务员愣了一下：“我们老板不在。”

“不在？那你们这饭店也别开了，马上停业整顿！”

两人正在争执，厨房的门帘开了：“干啥啊？”

老板是个东北口音、40多岁的精壮男人，铁青的脸上有一道刀疤。密密麻麻的黑龙纹身从背心里露出来，胳膊上、脖子上都是。强子转头，看他很强壮彪悍，好像胆怯了：“你是老板啊？我是防疫站的，你们这卫生情况好像有点问题啊……”

老板挤出干笑：“不好意思，最近我回老家了。”

强子给自己找台阶，起身想走：“那这样，你们先收拾收拾，我再来检查。”

老板拿出烟：“领导，像我们这种做小生意的，顾不上的地方你还得多担待。”

强子小心地笑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老板递烟给强子，强子双手小心地去接。突然他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，闪电般地抓住老板的右手手腕，猛地扳倒按在桌子上：“动手！”

老板脸色大变，怒吼一声把压在身上的强子掀翻在桌上。强子砸碎了桌子，倒在地上。瞬间，老板拔出手枪，上膛。

“咣！”玻璃门被几个小伙子粗暴地撞开，便衣警察们冲进来举起手枪：“不许动！”

老板无处可逃，掉头就直接冲 toward 大玻璃橱窗。“咣！”他撞碎了玻璃橱窗，从里面撞了出去。他跳到街上，拔腿就跑。强子拔出手枪从橱窗跳出来，边跑边上膛：“再跑开枪了——”

老板眼露凶光，跑着跑着侧过身子回手举起手枪。

“咣！”老板没看见前面，一头撞进路边的IC卡电话亭。他头晕眼花，被弹出来仰面栽倒。强子过去，蹲在他跟前冷笑着看他：“黑龙，三年了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五条人命，200公斤海洛因，加上贩卖枪支、绑架敲诈，就这些枪毙你100个来回还富余！你哪里是什么小生意人，你是办大事儿的材料！别谦虚了，跟我回去谈谈致富心得吧。”

老板想反抗，却动弹不了，只是抬起右手晃了晃又无力地垂下了。强子捡起他掉在一边的手枪退膛。两个小伙子冲过来铐住了他，把他揪起来。几辆闪着吸顶警灯的民用牌照轿车高速冲过来停在旁边。便衣警察们把一滩稀泥似的老板提起来，扔进车里。

女便衣警察小蕾走过来，把电话递给强子：“强队！你的电话，一直在震！这么着急找你？是对象吧？”

强子笑笑：“我对象还在丈母娘肚子里呢！”他接过电话一看，还在震动，屏幕显示名字，是小庄。他按下通话键：“喂？我刚才在抓人，说吧，又被哪个中队的交警给扣了？”

小庄在开车：“我跟你说明啊，这次不是因为我！老炮来了！”

强子愣住了：“你说谁？老炮？他什么时候来了？在哪儿呢？”

“一个小时以前我看见他的，现在又不知道去哪里了！”

“知道他住哪儿吗？”

“肯定就在附近的工地！”

“工地？他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五级士官了啊？部队工资不是涨了吗？他怎么可能住工地？”

“我一句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！老炮现在当民工了！”

“你别逗了！老炮那种兵是不可能退伍的！就算退伍，他好歹也是二等功臣！国家和军队都有相关规定待遇……”

“我有必要跟你扯这个淡吗！我现在去找他，你要是有时间就赶紧过来！就是我们拍戏那个地方附近。”他挂了电话，打车拐弯，开进胡同。

强子挂了电话，回头看去，年轻的警察们已经准备收队。

“那什么……小蕾！你先回去跟方总汇报，我去办点事儿。”

“不是吧，强队？方总还不怒了？我怎么跟方总说啊？”

“编个理由，当女特警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怎么跟犯罪分子打交道？”他说着就上了前面的轿车。

“强队！你开着手机啊——”

强子挥挥手，开车走了。

大街上，车流如梭。强子的车艰难地穿行，他按着喇叭，心急如焚。

8

小庄的车冲进一个工地，在楼下停住。他下车高喊：“老炮！班长——”

正在干活的民工们好奇地看着他。包工头过来：“你喊什么？干吗的你是？”

“我……我找人……”

“找谁啊你？找人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！没看见我们这儿正上班呢！出去，出去！”

“我找老炮！”

“谁是老炮？我这里有 200 多民工，我叫得全吗我？”

“他穿迷彩服！”

包工头一指：“你自己看看，都是穿迷彩服的！”

小庄定睛看去，民工们都穿着迷彩服，正纳闷地看着自己。小庄语塞。

“出去，出去！你再不出去，保安就轰你出去了啊！保安——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门口的俩保安赶紧往这儿跑。

小庄正要说什么，警笛声迅速逼近了。俩保安立即站住了，傻看着。包工头也傻了。

强子关掉警灯，下车跑过来：“小庄！老炮呢？”

“还没找到。”

包工头凑上来陪笑道：“公安同志，您……”

强子亮出警官证道：“我找个人，是你工地的民工。”

包工头立即吹哨子道：“快快快！下来集合了，公安找人了……公安同志，都办了暂住证了。”

小庄在民工们中寻找，没有。他回头看强子。强子问：“你确定就在这里吗？”

“我眼睁睁看着他在这里搬原木的！”

一民工说：“哦？你们说炮哥啊？”

小庄眼睛一亮：“对，就是老炮！他在哪儿？”

“走了，他中午回来收拾完东西就走了！”

包工头瞪眼：“怎么走了？不可能啊？”

强子问：“他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包工头着急地说：“三个月以前，我一分钱工资都没跟他结呢！他怎么会走呢？”他立即发现众民工看他的眼神不对劲，马上改嘴，“你们知道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”众民工都不说话。

强子叹气：“算了，问他们没用。老炮要是想不让人找到，他们肯定是不知道的。”

“公安同志，他是不是……是不是犯了什么案子？”

小庄瞪他一眼：“别胡说！他是我们的老班长！”

“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”强子拉上小庄，又转身拿出名片，“如果他回来，你马上给我打电话。”

包工头点头，跟着送出来：“一定，一定！”

工地外，小庄站在自己的车边，神色焦急地四处张望。强子在自己的车里打电话：“好，谢了！得得，欠你一个人情我记着！行，咱哥们儿谁跟谁啊！”

强子打完电话出来，走到小庄跟前：“我跟附近几个派出所所长都打招呼了，有老炮的消息就马上通知我。”他看看手表，“我还得回单位。那边刚抓了人，一堆手续要走，我不回去不像话。记住，别冲动，老炮要是诚心逃避我们，找到了也得跑。所以你千万别着急，什么事情想清楚再说。”

小庄神色黯然：“他逃避我们干什么？我们是他的兄弟啊！”

强子看着小庄：“也许是他磨不开这个面子吧！”

小庄苦笑：“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呢？”

“他未必像你这样想。老炮是老班长、老大哥，他的自尊心要比我们都强。他逃避我们，也许就是在逃避自己的过去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要逃避自己的过去呢？”

强子奇怪地看小庄：“难道你不是在逃避自己的过去么？”小庄愣住了。

强子岔开话题：“老炮曾经是我们的老班长，是特种部队的资深骨干士官，他在侦察部队和特种部队的成就都非常辉煌。我想，他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混成这样。”

“我们不可能不管的。”

“对！也许是他磨不开面子，也许是他不想麻烦我们，总之，他肯定有自己的苦衷。你先回家，理出个头绪来我们打电话。我真得走了，你电话开机。”强子拍拍小庄的肩膀，上了自己车，离开。

9

深夜，小庄仓库的卷帘门自动打开了；他的切诺基开进来，卷帘门又自动关上了。小庄疲惫地下车，上了二层打开台灯，按下留言电话按钮：“操！你丫玩什么呢？别胡闹了！赶紧给我回电……”是邵胖子声音。“啪！”小庄给按了。

“小庄，我是你爸。你都毕业了，到底什么打算啊？你不能一直这么混吧？你看看你那些高中同学，人家都当孩子的爹了，多成熟！你再看看你，以后怎么办啊？……”

“啪!”小庄苦笑一下,按了。

“小庄,我现在还在局里值班。我的相册在家,你回家后找一下老炮的照片,找到后发我信箱……”

“啪!”小庄挂上电话,迅速转向角落杂物柜。

杂物柜上放着乱七八糟的舞台模型、京剧脸谱什么的。最下面的一层盖着一层汽车伪装网。小庄撕开伪装网,伪装网露出一个很旧的缝着细密小补丁的迷彩大背囊。

小庄愣了愣,他的手在背囊的扣带上颤抖。他仿佛听见了直升机的轰鸣声、电台嘈杂的通话声、自动步枪清脆的点射声……种种特种部队时期的声响交杂着,如同闷雷一样席卷而来。小庄呼吸急促地打开这个背囊,犹如打开一个青春的潘多拉魔盒。

背囊完全打开的一瞬间:“嗖”——一颗流弹的呼啸声清晰地掠过小庄的耳朵。他下意识地闭上眼睛,额头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。小庄再睁开眼时,脸上是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沧桑。

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,放在面前的床上,最后拿出的是一个鼓鼓囊囊的档案袋。

小庄颤抖着手打开档案袋,慢慢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。哗啦啦!陆军大檐帽徽、领花、从列兵到中士的军衔肩章……小庄把这些在面前一一摆开。他拿起一个“夜老虎侦察连”的臂章:“刷”——小庄看见倒在泥地上的陈排举起步枪对着自己哗啦一声拉开枪栓:“这要是在战场上,我毙了你!”

小庄的眼睛,泪水在涌动。他拿起一顶叠出褶皱的黑色贝雷帽:“刷”——小庄看见何志军严肃地看着自己,掷地有声:“自我军区特种大队组建以来,你是第一个以列兵身份来受训并通过全部考核而获得入队资格的——但是,你也是第一个在通过考核以后,自愿放弃特种大队的队员资格的!”

小庄的眼里,泪光闪闪。他拿起一个“狼牙特种大队”的臂章和胸条:“刷”——小庄看见上千个头戴黑色贝雷帽的特战队员手持步枪齐声怒吼:“因为我们准!因为我们狠!因为我们不怕死!因为我们敢去死!”

小庄的眼泪默默落下。他哭着拿起最后的东西——一个粉色封面的日记本。他的手剧烈地抖动着,一束风干的野兰花从日记本里飘落出来。小庄拿起野兰花,再也抑制不住,撕心裂肺地迸发出吼声:“小影——”

“刷”——小庄看见身着中国陆军士兵常服的女列兵小影穿着黑皮鞋,嘎巴嘎巴走在特种大队的训练场上……

“啊——”小庄撕心裂肺地哭喊着,狂暴的他开始砸东西,屋里立即叮当哐唧乱成一片,杯子书本乱飞。

小庄狂乱地抓起笔记本电脑,但是手却停住了。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,眼睛血红,嘴唇翕动,慢慢放下了笔记本电脑。

“哗啦啦”——桌子上残留的东西全被他胡噜到地下,桌面立即干净了。他打开笔记本电脑,呼吸急促地看着屏幕亮起来。

小庄打开了 Word 文档,他的手在颤抖。

“刷”——小庄看见戴着黑色贝雷帽的特战队员们庄严宣誓:“我宣誓,我是中国陆

军特种兵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最精锐的战士！我将勇敢面对一切艰苦和危险，无论是来自训练还是实战！无论面对什么危险，我都将保持冷静，并且勇敢杀敌！如果需要，我将为国效忠！我绝不屈服，绝不投降，如果必要——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！”

小庄的眼睛，火焰在燃烧，燃烧，燃烧。

他的手在键盘上迅速敲击着：

“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——我不能忘却的军中回忆，只有在暗夜的梦里，它们还陪伴着我。”

“回忆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我感觉到包裹在心灵外面的那层已经变得坚固的壳在一点点破裂，心里很疼，因为这种柔弱被自己藏在一个阴暗的抽屉里不敢示人，已经很久不见阳光……”

“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，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。我想，我该从她讲起。没有她，我就不会参军，更不会走入特种部队，也就不会有这些铁和血交织的回忆……”

“她是谁？她是小影，是我所有对美丽和纯洁的想象的化身，是我永远的梦中情人。我们都是文工团子弟，住在一个家属院。我和她是楼上楼下的邻居，她比我大1岁。我从小在破碎的家庭长大，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。对未来我也有着很多梦想，在这些梦想中，独一无二的女一号就是小影……”

在键盘的敲击声里，一幕幕往事咬噬着小庄的神经。小庄快速地打字，各种画面在他脑海里快速闪过：

“刷”——记忆里的家属院。

楼下的一家夫妻在争吵，童年的小庄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想心事。

悠扬的钢琴声若隐若现，楼上窗前，童年小影在弹琴。

……

“刷”——记忆里的某个早晨。

童年的小影背着书包去上学。

小庄鬼头鬼脑地在后面跟着。

小影转身，小庄躲进了花坛子边。

小影笑了：“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你了！”

小庄出来，很狼狈。

“干吗总是跟着我？”

小庄不服气地说：“谁跟着你了，我也去上学，路就这一条。”

小影笑道：“不承认就算了！要是想跟我一起上学呢，就跟我一起走；要是不想呢，就继续跟着我！我走了！”

她转身就走。小庄急忙跟上，跟小影并排。

小影笑着，继续走。小庄跟她一起走。

……

“刷”——记忆里的家属院。

夜色已深。小庄父母还在争吵，10多岁的小庄坐在打开的窗户前出神。一个被绳子拴着的篮子慢慢放下来。里面是一本《莎士比亚戏剧选》。小庄接过书，抬头；小影